

宜春縣志卷之十六

藝文三

記

鳳竹徐公生祠記

張春

鳳竹徐公始令宜春擢南臺也越十有餘歲而袁人有去思亭之建鄉進士迎川楊子記之矣又越十有餘歲來撫江右公視列郡如一而爲置學田袁所獨也太史鳳林張子記之矣時袁人已有建祠之議公聞峻止弗遂其私蓋嚴氏產連數郡官旣征其租賃

空春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志記

佐軍需歲額取盈耕住者罔避荼毒若楛若穉數郡皆然而袁爲甚公廉其狀會疏奏乞斥賣受直兩便官民學田者特袁產匿報之一端耳袁人昔茹苦滋于他郡者感德更深相與籲天而祝曰微公曷活我公擢司空往又數歲感而祝者曷能頃刻釋此祠之不容以不建也士民易梯等遂倡前議捐貲鬻地鳩工聚材爲寢堂一若干楹肖公像于其中爲前堂一爲門一廣稱之而各易以肅室繚以周垣制閎且備矣先是嘗白于郡侯景山程公未及成而遷去茲告



成于郡侯雲洲鄭公請勒石之文用垂永永予惟實  
政之孚積久而益著中心之感愈抑而彌堅是祠之  
役也公能拒之于相臨之日而不能遏之于既遷之  
後斯民之直道尤章盛世之古風復豈非久而益  
著抑而彌堅者乎然人皆知公位日崇澤之廣被化  
之大行易易耳而不知其有所本也夫造家者始之  
拮据艱難亦孔瘖矣已而弘展厥猷規畫素定爰敷  
寧宇紹厥祖世篤其惠斯承休也曷有既哉故聖人  
以綢繆牖戶爲知道之咏言立之豫也燕翼貽謀爲

數世之仁言流之遠也公筮仕時卽計袁之利病若  
何罔不條貫于中力所任任而爲之所弗克者任未  
究也則江右之政孰非素定于袁者推之耶而袁人  
世受其賜矣然又非始于袁也公家食時卽殫精于  
丘文莊衍義補一書凡天下之利病其暫可行與从  
而不可易者又莫不條貫于中藏器待時動有矩矱  
當繁劇嬰變故身所未經者若熟諳衆所難決者可  
立辨匪畜之豫能耶是故爲賢令爲名御史爲良藩  
臬爲衛社稷大臣剔歷中外所至濡渥誠孟氏所謂



有本者如是而可徒以崇位掩其實德哉公之嘉績  
在在頌述江右之績又繁見于會城遺愛祠記中故  
不具論茲本袁人立祠之意誦其德之及于袁所以  
繫袁人之思者如此而不足以盡公也祠在郡城東  
之通衢諸與是舉得附名于碑陰

宜春袁先生祠記

錢

櫝

提學

漢陳仲舉爲豫章守甫下車而首訪徐孺子特設一  
榻以待至今以爲羨談子癸巳承乏袁陽度幾遇其  
人而不可得進而求之于古有袁先生京亦漢人隱

宜春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志記

三

居不二讀書兩山中世咸高之因各郡爲袁州山亦  
爲袁山而郡無其祠咎在有司予以初至力不能特  
創卜地宜春學右得舊驛猶存堂一楹門垣漸就圯  
矣喜其易舉將有事焉尋以憂去不果遲之十年予  
復覲學江右行部袁陽而郡刺史高君以舊誼觴予  
于宜春臺遙望故址并其堂與門垣無之矣予憮然  
道故高刺史請以身任之不一而祠成徵予言爲記  
且曰是公故志也予因歎古之王侯將相或有功地  
方及生長茲土旣沒而人思之爲之立祠以識不忘



又未足而卽其生平所居所經之山水而艷名之止矣至以之名郡似止吾浙西之嚴與江右之袁則以子陵與先生故兩人皆布衣而兩郡之名若增而重餘鮮聞者如所稱徐孺子第以懸榻名其里而豫章之郡不改乃袁猶然不敢直斥其名而祇借其姓旣以名郡而更又以名山尤足重也及欲數其事而稱之則寥寥無聞卽徐孺子陳義至高亦厯厯灸雞絮酒遠耐友人一事爲可稱繇此以談士君子砥行立名而垂芳耀景者豈必名位勲猷哉然而孺子不遇

陳仲舉亦何所托以不朽千載而下誰知南州之有高士惟闇然自修較然不欺而姓名湮滅泯泯不傳者古今亦不少也今豫章有孺子祠歲祀不絕而袁陽尚未舉行非先生之不能爲孺子固予之不能爲仲舉耳顧前此自歎至今莫之舉矣而余始欲舉之卽予欲舉矣又不克終而直待今日是亦有數也是役也高刺史寔首倡而陳司馬經營尤力卽其本山泐金得百餘不煩官帑宜春周令又以俸佐之始落成焉爲堂五楹奉先生于後而前堂亦五楹爲講堂



左右廡各十諸生肄業其中門樓翼然郡城如屏秀  
江若帶學宮踞其東長橋跨其西稱大觀矣寧不足  
一當先生乎刺史高名爲表番禺縣人司馬陳名啟  
孫餘饒縣人宜春令名應偁吳江縣人皆得並書

新置學田碑記

袁業泗 南鴻臚卿

今皇帝在宥之三十七年郡伯汪侯蒞吾袁且三載  
矣寬而粟治而敬擾而毅簡而廉九德咸備吏民畏  
懷諸媿政弗能殫述獨置學田一事勵人心維士風  
關係久遠寧容無言以紀不朽竊惟朝廷廣厲學宮  
宏春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志記

五

給以廩佐以膳規制亦云備矣而學田何居尤當事  
者周思曲慮嘉惠無窮已也我汪侯政先教化毅然  
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獎恬靜退陽鱗日有會月有課  
親臨校閱弗塗空文諸所勞費割俸勿問大造我袁  
士亦旣渥矣猶以爲國家尊賢養士覲食報于他年  
有司當官儲材寧飾采于一日不可以當吾世而失  
遠圖必置田遂捐金七十餘兩得腴田于高坵周家  
坪處歲租七百二十二俾諸弟子員永永藉焉已又  
慮往時學田出入一秉學使究之士未沾升斗而文



後簿書往來勾校反爲學擾侯曰吾設圃獵虛名耶  
悅當道耶將令閭閻下士飲食我卵翼我庶一日有  
天地則一日有吾澤在■圃設而上不請租入而官  
無與收支惟學豐儉惟學一切賑貧弔乏惟學厚諸  
生以實而勿擾諸生以名嗟乎士固有志不振則不  
厲士固有氣不養則不厚二三子亦知汪侯設田之  
意乎修禮以耕陳義以種講學以耨本仁以聚咀其  
華沃其根晬盜有徵四體充盈身之肥也父慈子孝  
兄良弟恭夫信妻貞長惠幼順家之肥也嘉謀嘉猷

我后賴之大法小廉百辟式之國之肥也或司封疆  
或領中原邊鄙安瀾黔黎輯睦天下之肥也則我汪  
侯今日學田之設毋乃欲二三子肥其身以肥家國  
天下乎不然而徒希心于利達滿志于溫飽使下士  
大笑之而亦甚非我汪侯建田雅意矣夫天下靡學  
無記獨吾郡學記海內奉爲著龜總之忠孝兩言耳  
今汪侯平明之政不減于祖君而修學設田之旨遠  
振夫忠孝此異代而同符曠世而一轍者也二三子  
亦悚然于中否耶是用書其基址稅畝租利俾後之



子清而理之勤而撫之毋忘當世之首事者  
和米富川人丞金諱錫周臨海人倅李諱鳳毛  
人司理王諱隆德桐鄉人同心協濟  
坵周家坪等處載稅三十九畝有  
二桶庄屋一棟二廂每年止納學  
免俱

盧洲三元閣記

袁業泗

按盧洲盧狀元肇讀書處臨洲之上品甚卓絕初  
石以志于霄韓昌黎刺袁時西北有慶雲見洲寔當  
之不數年而肇大魁則洲名尚矣後石移東湖張南

室春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志記

七

軒且謂其挺然特立望之似汲黯寢淮南氣象嗟乎  
一石猶繫人愛况茲洲哉時代遞遷滄桑互易志士  
高人徒懷仰止一日鄉紳士民僉曰狀元洲雄據中  
央迴瀾砥柱一郡鎖鑰矧盧君寔式靈之建閣壯觀  
實闔郡利賴時郡別駕毛侯從中愆憇之注向鼓舞  
適中州李侯武守吾袁兩攝篆得修舉盧洲狀忻然  
首肯親臨賜額前後捐金幾二百毛侯與司理伍侯  
邑廉侯各捐金有差一郡士夫同心捐助三元閣不  
日成矣障以石岸周以高垣繡櫺星掛綵柱雲連門



亭臺漸次重構下蟠地軸上膺天樞中流峻起四  
望崢嶸南瞻大邨則鄭拾遺書堂在焉雲臺一編載  
入金匱至今炳炳北眺袁岡高士遺跡清風萬古西  
顧他巖遙對昌黎文饒遺愛猶堪墮淚朱幡墨綬暇  
日登覽倘亦有甘棠思乎東企鈞臺以下徵君之風  
采太常之忠耿動少微貫日月吾儕亦有意乎猗歎  
茲閣成而神靈護綏波恬川澄月恒日升鍾英毓秀  
洵足美矣然則地之靈孰翼之靈人之傑孰助之傑  
閭閻之豐盛孰錫之盛工始于歲乙卯竣于丁巳計  
不敏聊記其創始如此且識狀元興復之機云

重修珠泉亭記

侯世屏 同知

夫珠泉亭何昉乎闢疆于泉水嶺結亭其上而亭下  
一泓澄碧濺沸如琲珠自中盤折九曲溉田萬頃蓋  
兩居其勝而名所由來矣且縮轂南城對春臺相輝  
映而此泉襟帶以陰消其鬱攸之氣若天所造焉洵  
郡治一勝觀哉柰歲久日圯而從東關門于形家亡  
當也泉之上有臺則跬步靡騁矣泉之下有樓樓之



有廊則一木莫支矣垣之堦途之第池之堙城之塌將爲鹿場鼠壤矣莆陽黃太公三年報政百廢俱飭一日携予與樵李劉公龍水孟公觴飲于其上因歎曰以名勝之區陁陁如斯寧得不一繕葺之乎不惟負山鬻且負茲來游矣輒遴委檢校韓朱錦董其役恪奉公畫諾公悉捐餐錢辦之會春水暴漲山谷中有絳纜木柵蔽江而下又若天所相焉以騰其任乎迺卜日興事陳畚揭蘊沙礫撤曲廊纍層城夷沮洳卽一椽一堵一瓦一石不以問之民傭者且計日

受直門闢中道將將爾堂增疏櫺啾啾爾樓拱兩翼業業爾臺廓方丈平平爾池湧渙文湜湜爾墉繚重圍汔汔爾途表夷庶臚爾卽袁江多佳山水而思清冷之適也高明之觀也舍此其奚之哉蘇子曰人之居乎此也必有以樂乎此也居則樂樂則不去班荆燕胥極悵懷萃蓋景與心會也與公猶慮守者莫何新構罔功募僧性存守之復于在官田塘之內度肥瘠而輕重賦之田多者割半而僧自爲之耕塘腴者徵租而食其餘于僧不費不擾官民兩利皆公心



清如泉與民休息意乎嗟乎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坎以潤于下離以炎于上陰陽互媾以消息其機天之所以示象于人也五生不相殄五剋不相逆饒減並用以變化如壇人之所以補大于天也撫茲一泉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然因泉以名亭因亭以濬泉收坎之潤以洩離之亢天乎人乎其幹旋造化者之善權哉公新其堂構俾此嶺此泉以競秀于南城也其名亦藉以不朽是公大有造于袁也夫卽以之斟酌元氣持衡天下可矣工劬于仲春告成于初夏

公始適然曰盍往觀乎同儕相與臨流舉觴啗噓移夕予不揣不嫻于文援筆而紀其事公名鳴喬字啟融莆田人甲辰進士萬曆庚申歲季夏望日

重修秀江橋記

袁業泗

按府志秀江橋始末天順八年夏四月橋圯知府劉公懋因舊基修復民德之陳定記繇天順至嘉靖二十三年時百餘歲矣正月初橋災分宜相國發賜金二千七百兩付副蕃召工甃石修築橋成奏聞世宗皇帝賜額廣濟大學士徐階記煌煌寶翰昭回



册迄萬曆戊子年水衝北岸橋一甕宜春縣知縣蔣公應震補甃捐金六百兩未嘗病民至萬曆乙巳年全橋盡圯止遣北岸橋一塚病涉十餘年往來苦之知府黃公鳴喬縣廉公養貞命工復仍舊基築甃里耆陳國鏡劉復吾等監造不肖泗寔董其事共費三千餘金柱石欄杆儼然如舊無何丁丑寇迫橋壞時姪繼咸有維揚之役語曰此橋不亟修後將不可支遂捐金五十兩屬里耆崔楊等貯修荷郡大夫解公印簿捐貲召匠採石泗亦與監督葺年完整如舊費

金貳百六十兩衆力共成橋始末如此橋之前曰盧洲乃盧狀元肇讀書處今剏三元閣併盧祠在焉泗與修記文閣之後爲震山建文筆峯其上實一郡大觀知府王公猷縣王公家賓爲記茲併付碑以俟觀風者採焉于是系之以銘銘曰富平旣設洛陽亦擘賢路且通匪云利涉桃花翠浪銀河直上虹跨萬年唐虞齊唱時崇禎十三年庚辰歲也

西城三官祠記

袁繼咸督撫都御史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治矣軍旅之事受命于廟



受賑于社犧牲玉帛必虔祝史陳辭可以一戰乎而  
或曰未也民神之主也告民力之普存者先成民而  
後致于神故其道有神之聽之而無聽于神以爲聽  
于神必據荒忽而邀不可知之福據荒忽而邀不可  
知之福必棄百姓而懷常爪之業爲民之心力無所  
不殫而冥感元通愴恍若遇焉匪必其果有神卽其  
果有神而予以爲非神也爲民之誠之至也太守西  
安解公鎮撫袁山蓋亦有年民太和會神罔時恫丁  
丑仲冬楚寇闖入以爲公憂公聞之投袂而起劍及

望皇車及于市而寇卽嚙指宵遁謂非威神之所懾  
歟公因是以稱畚築增城隍謹訓練晝郊圻多儲備  
象物而動浹旬而具官修其方民忘其勞郡西門外  
舊有三官閣賊行火矣公移而更新之兼廟大士而  
妥之而民益黽勉從事公曰疇昔之夜神實見夢于  
予夫夢因也想也且三官之名不載于祀典大士之  
祝不領于祠官澆果有知豈不能于周盧既燼之餘  
巋然獨存脫其志果在禮祀豈不能出光怪驚動福  
禍以邀百姓而乃徒向公乞靈耶神所馮依將在德



矣公閱皇之忱如達于面而勸勉之効已形于手爲  
民之誠之至不以大小險夷聞也其徹人天而感冥  
漠宜也今者堂戶相交本木不撓民曰幸矣神之格  
思其有據乎則又或致望曰享祀豐潔何以報我永  
爲茲土禦災擇患乎世無不更張之治法而有能不  
攜二之精爽嘗循覽往事城郭邨已葬井木邨已湮  
崇功報德之祠亦且散爲寒煙盪爲冷風而中獨有  
耿耿長存者爲民之誠之至不可掩而不可射如此  
夫予旣欽公之爲神依而更歆神之知所依也雖曰  
宐春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志記

三

有神焉可也是爲記

郡伯解公鼎建各營哨碑記 袁繼成

丁丑之歲仲冬晦日臨藍巨寇數千蹂躪攸醴踐掠  
昭萍勢如破竹隨長驅抵袁斫門豎梯畢盡攻城之  
技勢耽耽必下若瑞若臨槩虞唇齒幸郡伯萃育解  
公專城斯際殫心瘁力不辭嚴風凍雪嬰城固守時  
郡之西門正寇之首衝一面也公不動聲色率兜鍪  
介冑暨閭井効死之衆捐金激犒更分汛各寅僚共  
相協防公平日威信固結雖敵衆我寡鏖攻七晝夜



其如曠日雉堞者堅壘具在人心公旣暇整寇已失  
其銳矣會部院以調遣臨郊及程令乞楚師兼至公  
啟壁夾擊俘殲無筭衆孽遂踉蹌遁去孤城所繇幾  
危而復安也然公豈旦夕獲茲殊蹟哉公下車正值  
游饑後疏離瓊尾而公茹蘖捋荼多方招撫屬楚氛  
隣震除器飭備百爾繕葺若有固圉要畧諸書爲未  
雨徹土之防讀者蚤知公之籌筭遠矣寇退而衆方  
相狙公獨悵悵旣割俸增築城闔復浚隍渠徐進鄉  
大夫士庶而前曰若曹雖僥倖以有今日而近顧虞  
壙壘遠顧虞關隘善後謂何補牢猶未晚也爰稽舊  
額精兵數百星散各邑統無專閫故武備弛而緩急  
靡恃脫今衛不益兵將有險無守雖孫吳罔以制勝  
兵議募一千用六百均隸郡萍而分隸分萬者各二  
百顧益兵則指饜置帥營房幕府勢必關隘要地連  
彙並舉因謀之紳衿父老輩白諸當道旣許可仍協  
謀詳酌凡官餼兵糧供應器械若而費再三較訖尤  
懼以安民者困民念袁賦什伯它封邇來兼苦寇餉  
而編較萬不容已因是痛心疾首每縣酌衷厥畝以



給公需貯厥羨以備餘費務期公私兩便無憾而後  
卽安蓋凡我公之所爲正極難耳公爲其難而一時  
帥閩兵營以暨諸關哨塞堡星羅碁布煥然畢舉軍  
容交振若李光弼新入河陽壁壘旌旗一變今自東  
郊卜築郡營外復謀所以控扼湘楚者以防洞庭旋  
擇險于萍邑之西闢劔建營署合計官廨若干兵舍  
若干楹工始于己卯年二月落成于十一月棟宇飛  
翬形勢克壯眞一方雄鎮哉是役也董謀則道憲王  
公郭公吳公協贊則郡丞周公別駕林公司李丁公  
人崇禎庚辰歲冬月記

湘東營房記

袁一唯代

前司理陳公則庀材督造之勞尤多也至若篤念孤  
城百世之安維始圖終實賴萃育解公云雖然神氣  
壯矣瘠土繁徭皮枯血盡所期繼茲郡長如我公者  
噓培元氣庶榮衛益克哉稍可安枕于一隅也撫時  
思變其將有感于斯文公名經達號萃育陝西韓城  
止吾鍾山之險甲于吳楚蒲水磷岫峻石五里而入  
袁治居楚之盡地踞上游兵自下而溯度能至臨而



昌山昌山磷岫尤甚兩巖之間嶺高而壁峻徑絕客  
趾百人守險千人莫踰卽有不測度不能渡昌山而  
入也萍介兩省當滇南蜀楚之衝長沙一帶皆平原  
曠野非有高山險峽之界于其間也插嶺雖雄無江  
壑足恃在吾袁猶外藩耳湘東背山面水居民繁茂  
沿流置堡據河而守之是誠與昌山之險可並峙爲  
吾袁之鎖鑰者田郡侯臨袁每歲聞警必親至插嶺  
修鎮督兵其爲外藩計至勤懇也越數年而有湘東  
建立營房之議當事可其請別駕孟公力董于成蓋

前此未有也夫太平無事甲鈍戈朽防弛繡疎怡堂  
宴笑此人臣之福而非百姓之慶也萍之接楚境也  
計醴陵至插嶺不逾半响萬一插嶺不及禦而四十  
里至湘東有備可以無虞此則倣九邊重關之至意  
小用之一郡者也昔高皇帝于袁置衛武職繁森非  
袁多故惟接滇南楚蜀之衝是故以袁爲塞邑使變  
不至于吳越而袁守湘東猶吳越之有袁小大异耳  
夫以天下爲家者聖天子之事也以一郡爲家者賢  
刺史之職也而控喉窺戶曾不得越虞而虢是將以



東安袁以袁安吳越又豈惟一郡之庥然南顧必  
設重垣而袁僅制衛者自陸口人袁亦流逆而河高  
僻險而舟楫艱此袁之可以衛安吳越而湘東之可  
以營房安袁而非迂也或曰兵未及境勞民動衆柰  
何今東西諸路多請新立司道以備寇至久矣世廟  
時李大鑿寇萬載殘劉已過然後議設黎源銅鼓二  
哨雖備後虞實羅前禍與其設于有事之後不若立  
于無事之先豈非聖人之所爲除戎器戒不虞者乎  
祇慮法久則敵兵冒于食伍虛其人非甚有故無所  
用之因而議首事者之無謂夫設垣以備盜不可以  
無盜而撤垣蓄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禁犬矧其  
在告警之日耶高皇帝內防外鎮犬牙相制襲常鞏  
變未嘗忘備則惟斯元元之慮周以遠也詩曰迨天  
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于斯有焉

重修秀江橋記

國朝

胡希聖

袁州府知府

秀江在郡城北門外爲通衢要津跨江而橋所繇來  
遠矣闔郡之風氣與人文之盛衰繫焉固不止利有  
攸往弘濟萬人已也明嘉靖年間分宜介溪公在相



位出資金二千七百有奇鼎構此橋極二時盛事嗣是屢圯屢修至萬曆間全橋盡頽先賢太鴻臚景源袁公倡義鼎建崇禎丁丑楚寇逼城橋被挖壞先賢總督臨侯袁公復與景源公重謀修葺越二十載爲順治丙申兵火蹂躪茲橋漸以不支前郡守秦巖與公思患預防爲經久計而孝廉勝之袁君慨然倡首謀贊拮据功德懋焉登斯橋者固如履周道而馳康莊矣余不佞叨守是邦景仰前徽將與都人士慶遺澤未艾也乃辛丑夏五月淫雨連綿洪水陡漲滔天

宏春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志記

六

之勢實從前未有壞民居滄民田溺民命慘苦百端橋遂因之崩裂惜哉余不佞念此殘疆知恢復之難也袁郡七遭兵燹民窮財盡而此日物力艱貴較嘉萬時且十倍亦復柰何雖然此固非得已事也余謀之寅協諸公與廣文范君而孝廉勝之卽起而身任其責多方料理不遺餘力勝之卽景源公令嗣也後先倡義均足不朽茲橋漸告成矣郡邑紳士百姓皆於萬難惜處中慷慨樂輸襄此盛舉而奔走効力協謀勸助則老僧破衲與橋長蕭引悅楊文瀾張廷



一麟姚文元等鄉耆張文雲徐益俸張國卿葉元  
茂等之勞均不可泯也工始于辛丑六月越癸卯七  
月乃竣計費金千百有奇嗚呼艱哉余不佞不  
敢侈言功特叙茲橋興廢始末與夫今日落成之難  
用告後之君子當留心護葺以永茲澤也哉是爲記

秀江橋記

施閏章

湖西守道

事嘗發于不再計而成于不憚煩當大險之未濟也  
興役動衆功鉅費艱無夙儲以經始則相顧畏縮不  
敢發及其垂成而莫究也財力旣殫經營旣倦衆皆

宛春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九

曰是可已矣餘以俟異日則姑苟且卒事而其敗也  
潰散而不可收凡事盡然郡國之治橋梁其一也夫  
出人力以與陽侯爭勝負用之湍流漂石之所十金  
不當一也取之公私瘠瘵精弊之餘一金不翅十也  
于此不辭難不終倦而爲之堅以備則其事爲可書  
袁州北郭道當江楚之衝秀江湍悍實齧城根明嘉  
靖中始置石橋賜名廣澤而郡人猶稱曰秀江橋從  
其地也今百餘年興廢凡三告矣先是萬曆之己酉  
橋崩及趾遂有議他徙者郡人作浮梁于邑學之東



因仍十餘年于時郡守黃君鳴喬興復其舊繼大  
為臚袁公業泗是董是營已又同江督袁公繼成修

繕

國朝順治丙申前守吳君南岱又補葺之並有記辛  
丑夏五月江漲暴甚傾壞十餘丈蓋礮于江故易泐  
又數苦兵寇蹂躪摧敗亦其勢然也方是時衆相顧  
震駭謂是殆不可復或需之遲久漲洊至僅存之右  
必蕩決無遺畱于時文武上下僉謀斯同募金伐石  
維太守胡君希聖是諏是圖將訖工而胡君免去今

宏春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志記

手

李君芳春至不遑啟處乃克成之面覆以石旁置欄  
檻補塞罅漏益舊增新其間後先勞勩用纘鴻臚公  
之志者則進士袁君繼梓與有力焉問其費凡若干  
金問其落成則乙巳歲是役也爲之數年助之者千  
百人而倡于二三長吏及士大夫相繼修舉必果必  
周以迄有成夫袁之人亦勞矣其土瘠無他產人無  
他業又多藉客佃力不能賦稅旣儉且貧故重棄財  
歲又洊饑修城治廨之役且駢集非上竭其誠下激  
于義烏能有爲而畢就哉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於戲



是可知爲政也已同事茲役者協守副總兵許君壯  
猷袁州府同知孫君席慶推官鄭君煇袁協都司董  
君正已知宜春縣張君浩董君義行署縣事鄭君宰  
皆捐橐有勞績尚裨來者有攷云康熙丙午仲春月

化成巖記

施閏章

亭于化成之巖曰語石以其與石相對堪共語也巖  
在宜春城北大石礪礪矗立數丈好事者覆之以閣  
若不知有石者予見之失笑謂若屈偉丈夫帕其首  
作三日新婦耳盡去之郡丞孫君曰諾于是發屋而

宜春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志記

三

石出徙閣而亭成稍進爲李衛公讀書臺巖洞炯然  
其色淡碧如茵苔初開而拳其半名之曰青蓮洞撒  
巖下敗屋數楹始見巖勢側出如覆掌又如老人俯  
首舉袖揖客于煙霧間客之同游者皆曠若發覆僧  
之居是巖者亦詫以爲非吾故巖也于是與客舉酒  
歡甚山水之有亭樹猶人之高冠長佩也在補其不  
足不得揜其有餘向之人非不亟賞之也愛護之已  
甚而失之覲面者也予非能有所加也因勢損益相  
之物外而遇乎其天者也是不可以不記



重修袁州郡城記

李芳春

袁爲郡屏障江楚襟帶湖湘東南一都會也其城舛  
自西漢世傳爲灌嬰所築而郡史闕其文然觀其規  
模弘壯構造精密昔賢謂必智慮深遠知地利者所  
成良然乃歷年久踵以兵燹兼以靈潦墉傾堞摧漸  
改舊觀雖時一繕修大率因陋就簡苟且具文而已  
予以癸卯冬奉

命守袁始至之日卽兢兢城池爲急務旦日周覽選  
復得全城漸圯狀兼奉新式改修四門週圍堞墉備

宏春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志記

三

造守具及四城樓方措置鳩工乃自圯城迤邐而東  
其下有潭相傳爲盧祝二僊降伏水怪之所里人卽  
其地設祠鎮之至今不廢舊時類架木潭上立城年  
久木壞淫雨時侵遂於康熙三年四月十七夜城忽  
陷揚入潭連延東北迄附郭邑署後更折而西幾三  
十餘丈予臨眎久之見潭水深不可測法難草率畢  
事且廢壞滿目深愍獨力維艱因一面經畫委官度  
用采石於山陶甃於野伐木於郊頗極悅瘁而速請  
於上臺仰荷存注封疆朝報夕可首倡捐助爲諸屬



吏先并允支本年分額編修城經費遂於夏五月十  
有三日躬履澗上祭告盡誠督典史楊賓冲巡檢魏  
映奎等遴匠選工太興版築始立城基樹霸填砌廣  
投松石務成實地然後加工增益漸次培甃必期堅  
緻完好而始卽安蓋環城計之工力所及幾徧東北  
西三隅分守施公自臨責止親行閱祭節旄所指官  
役增勤孳心益奮從此崇墉嚴嚴雉堞稱壯矣又重  
修北門甕城樓一座及南門城樓一座並修四門週  
圍城堞補築舊城各崩裂處備造箭簾守具共四門

內外城樓八座悉煥然改觀總計袁城九里一十八  
步今鼎新者自北城廬祝潭至東偏計長壹拾叁丈  
有零自潭以北至袁山門甕城內外計長壹拾壹丈  
肆尺有零自北迄縣署後而西計長陸丈有零皆予  
跋履瘁瘠經年課督之地也其間灰石諸料有價工  
傭諸役有資予勗勗調劑皆有册存要不過上奉一  
功令下爲生靈及仰承諸上臺覆庇地方至意無曠  
無擾勉告成功予敢貪爲己力歟夫民繫於城亦懷  
於德後之良司牧有基而築而益增廓焉毋亦是



乎則斯城雖百世可也工始于康熙三年五月十三日竣于四年六月初四日是爲紀以告來者

珠泉見我亭記

黎元寬

亭繇泉著似泉惟德太守見我胡公誠其人可以似泉泉在袁陽去治所僅若而武舊時稱珠泉第取形容未及水清見我之義體用乃完外內亦合是泉宜以是謂之而公署號則旣然矣公清心介節凜乎非今世之士也嘗誦少陵詩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若公眞清不可得濁何必重在山而輕出山於是守

郡至五載政成人和訟稀謳起四境多可樂者公雅意尤不及遊觀而棠樹髣髴衮衣將迎羣情有寄許公曰當無迂之以就斯構聞委子書見我亭三字予且妄意泉不妄有名今陳子來言始知其用公號壹如醉翁已事但從人命之非公自命而公能爲人來許公復能爲公來又何帖帖於來爲一身不來爲萬民乎益佳境恣取瓌狀迭呈風冷雲流常在襟裏至于酌酒賦詩豪管哀絃時時間作公事未嘗不了予聞而欣然有褰裳濡足之想先日客或謂予此泉當



洪武時嘗一日給軍千萬不竭以功得封其賜名則忘之矣又一客曰所封遠使者迷偶置于此泉遂飛而來嗚呼此卽豐樂亭記中求清流山戰處不得之說也歐公于滁嘗治三亭皆以泉醉翁則同人豐樂則思古顧不如醒心之爲親切夫醒心猶之見我矣夫潤澤豐美可被于人無加于我而惟存我者自可以及人唐宣宗詠泉以終歸大海作波濤評者謂之帝王氣象其實恃源而往雖放乎四海莫非我與我周旋易曰雲行雨施天下太平天下之利見大人卽

定春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志記

五

大人之自見其我也予請以是義記見我亭而太守公名希聖號如右臨汾人丙戌進士許公名壯猷號元公總戎命書陳于名滌字于止受公知索記佐郡則敖公一汴司李則鄭公燭宜令則張公浩幕府則董公正已得並志

重修李渠記

李芳春

按郡志袁之有渠起自唐憲宗元和四年刺史李公將順以袁多火災且居民負江汲漑維艱乃堰南山水鑿渠通流抵郡幾十里漑田至二萬決而入城繚



統開卷淡廣可容小舟迄東城隅北折合秀江邦人  
利之名曰李渠其始爲禦災而惠且無筭故袁民到  
今尸祝焉宋太宗至道三年距元和百八十九載矣  
渠壅盡州頻火太守王公懿大治改道而新之災頓  
息歌頌興焉自至道至天禧三年爲時廿有三載袁  
公延度通判是州濬之歷徽宗宣和六年又百有六  
載通判孫公琪因民災力贊太守林公徽之復濬之  
後五十四載爲淳熙四年太守張公杓濬之並治郡  
中諸井又七年太守曹公訓再濬之迄宋理宗寶慶  
二年丁亥太守曹公叔遠寔來距元和逾四百載矣  
渠歷久塞益甚民用告病公亟議修復閱一月而渠  
成諸災不作袁人稱慶刻有李渠志凡地形水勢高  
庠廣狹險易並與江遠近迤邐曲折纖微畢具其治  
渠如某處用疏某處用鑿某處用堵築某爲斗若干  
以貯水某爲橋若干以便往來某爲減水溝若干處  
接水溝若干處與夫坊市地名役夫條目及銓次渠  
長陂戶甲戶等悉有老謀遠慮無不修舉蓋自元和  
至寶慶四百年間浚渠名氏僅得五人此爲修復第



一大功載在郡乘班班可考也由宋歷元至明洪武初又百十餘載太守劉公伯起濬之弘治十三年太守朱公華濬之正德癸酉徐公璉因郡多火大濬之刻有浚渠亭記萬曆三年鄭公惇典濬之又四十七年黃公鳴喬濬之自明之季至

國朝有待焉上遡宋寶慶丁亥曹公治渠到今又逾四百載而屈指修有實蹟者亦僅得五人嗚呼何前後時與人之相伴一至此也余自蒞袁來諮訪紳士父老討論掌故無日不有一李渠在意中旦日思得

宏春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志

二十七

一當疏濬學步前賢然未敢率意輕舉曾因郡治多故查復唐袁天罡先生所開五井大加浚治民不苦汲地方稱便會重修郡乘至宋曹公修復渠志一帙披閱久之恍然指掌若躬履其地也先委照磨吳兆慶巡檢魏映奎前往察閱具覆訖乃於康熙己酉仲冬朔大會文武僚屬暨鄉先生父老士民及其地之所稱渠長陂戶猶有存者親行按驗不憚跋涉水草中且往來殘堰之上週遭殆徧詳討寶慶原志而講求之見其水勢日趨而東蓋緣春夏之交山漲暴發



堰旣廢壞水隨所潰而去決民田居散溢阡陌間漸與江會旣橫不可制而渠源以積壅反塞所經故道或淤爲洲或高爲阜卽其存者茫茫平砂甲僅若一綫殆不可識其所潰之水亦或亂流莫定並壞民田余語諸公曰此渠廢之由也不治其本渠未可復乃議大修故堰諏吉祭告循其舊址而加增廓焉以防水之橫決壞民田居者其法夾堰內外俱植松爲椿期堅期密每於其底選松之最大者截爲枕木伏壓其旁作椿外護取固取穩然後兩面依椿疊石覆土

加砂積薪層次修築務俾牢實其東西偏各廣至數等而高與濶眎故堰倍之又於其上設牽木隨椿首筍接安放施以維繫不使稍有所搖動而後止蓋自始事以來遴匠選材鳩工給值雖委有專官而予必躬必親間日單騎按視料旣精良工無冒破亦閱一月而渠成始自陂頭至西城下計十里按古渠力行疏鑿必復其舊由西城渠口入城至報恩寺東轉而北會於秀江凡幾十折雖坊巷異名盡改其故猶可得之想像髣髴間皆務徹底開浚而後乃今水循故



道清流汨汨如縈如繞郊外之原隰坵哇郭內之井  
塘池圃既霑既足而居民飲食滌濯無弗取給焉屬  
比歲夏初雨稍愆期賴此渠水自我西郊田用優渥  
邦人聚觀莫不踴躍相慶卽予亦自賀素志之獲遂  
也惟是樂成雖易慮始實難歲月漸遠典制就湮使  
非考驗有據規畫粗定其能長有此今日爰謀之紳  
士父老銓次善後每月以一耆民六堰長專理其事  
週而復始凡以時加減堰口並偶有殘缺壅淤卽時  
修補疏濬毋俾蔓延大有損失則此舉之利賴可以  
傳之世世不朽矣總計用過松檜若干枕木牽木各  
若干及總管分管之耆民與正克朋克之堰長其數  
口姓名悉另有册存南昌太史鄒公聞其事於其同  
門胡學博文衡爲予作記以誦予愧未敢當謹據其  
實以告來者竊附於曹公李渠志之後云爾

修復李渠記

鄒度琪

新建人  
檢討

聞之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樹人千年  
樹德皆不欲爲其僅也僅則爲目前所謂筐篋之智  
一世而止是也不僅則不爲目前所謂難與圖始易



於梁成是也今我李公之復修李渠誠樹德務滋者  
哉郡之有渠起於唐憲宗之元和四年刺史李公將  
順以員外郎守袁時袁多火災公迺堰南山水入城  
繚繞閭巷淡澗使可通舟此渠之始事也至宋太宗  
之至道三年州守王公懿以秘書丞任袁因渠梗州  
頻困於火乃理舊渠而新之民是有李渠塞王君開  
四城惠利絕火災之譴後間有疏淪堙塞相仍亦未  
有經久之規理宗寶慶丁亥直學文閣曹侯叔遠寔  
來下車之初訪民利病亟議修復而渠成媿繼諸如  
友春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志

三

溝之減水接冰斗之在內在外橋數之大小渠長所  
率之陂戶甲戶李渠志詳哉言之遂爲茲事底績焉  
此渠之繼事也明郡侯徐公璉修之則有浚泉亭記  
而鄭公惇典黃公鳴禱皆赫赫有聲聲者靡不究心  
於此爲地方求莫計至  
國初而渠猶名具涖邇者非不志修而格於久廢徂  
於動衆者有之卽今日修矣而無當前此之修抑今  
年修矣而無當後此之不修噫又曷能爲茲事底績  
是則渠之待人而舉於我公信然矣一日幾務之餘



河協鎮許公壯猷邑侯陸公柄謙鄉先生袁公繼梓  
及文武屬往視渠源於陂口載四審量不憚紆步相  
水勢度地宜謂某處當堵某處當浚不屑爲從前增  
庫培薄之智凡所規劃一出中裁而復僉稽之此治  
其源者善一也自陂口至西城約十里必親歷其沿  
務所疏濬皆得其舊自西城渠口至報恩寺入江處  
而北而東凡數十折其深廣皆務徹底此清其流者  
善二也經始於臘之初吉告成於月之念五不費民  
間一絲一粟唯倣古至冬乃役公旬三日之力每越

日單騎出郭且憫且勉爲時無幾而遠近內外一如  
子之趨父事而渠乃集大成焉此節其力者善三也  
一舉而三善得謂非事之待人而興有若此哉至若  
水利之溉田二萬地脉之流通滋遠與夫汲引之甚  
便疾疫之不作又皆良法之種種相連者而謂我公  
之德不慶遠流長哉雖然公之造哀匪僅一渠其多  
所修葺爲侖爲負者載在口碑未易悉數然卽渠以  
論其入人深又何如也昔狄梁公爲魏州刺史民祀  
之生祠及徵入朝民猶於祠月朔舉酒灌奠而梁公



在朝有醉色今者渠成而使後之君子臨流而觴  
小人擊壤而詠訝知我公之在

朝端亦必有洋洋盈耳之聲則袁與魏人之思將無  
同時余以同門胡諱文衡授罷士具以巔末請余記  
余誼不敢辭得總其要畧而為之言且以志私竊嚮  
往云公諱芳春號煥章三韓人登順治甲午鄉進士  
歷宰沈丘刺尙嵐俱有循卓聲

宜春學記

國朝 陳之龍 巡撫都御史

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人主審好惡以端天下

宜春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志記

三三

之所向一士子之所趨然後君相出其知人之明而  
收為治之實此開創立學之初意也相沿以來縣各  
有學學各設官置餼使者歲殿最之三年天子命館  
閣儒臣掄秀以升之視有虞學宮之政可稱寬大宜  
乎人才之感奮思効朝廷不勝其用而乃有不然者  
何也學政始于虞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以進善  
之法化之設為射侯之禮以舉其善次則撻之書罪  
冀其並生而同憂樂終未可棄者又謳謠諷議颺言  
以觀其心不悛則威之屏之棘之寄之此舜之學



如斯其嚴且盡也。雖今日舉行有虞氏之成憲難矣。有師其意以導之。視士子之所甚好與其所能習。從文以既實。從末以歸本。乃教之善也。夫士業茲誦。今止有誦而已矣。於其所誦以功令進退焉。是所謂務本既實之法也。而議者有謂德行不兢兢。是圖而加意所誦。恐士子之精神志氣皆用於八股之中。負朝廷作人之意多矣。而予謂爲政則責實効爲士則貴真文。要不使天下相率而爲僞。况今之學者患難兵荒無所不歷。令之體貼書義言民疾苦。却又何難。洞

曉若夫一僞則德行與文章同弊。文章與政事異人。猶知其爲僞德行與政事異人。且疑其爲真不如因其所習以端其所好。夫端其所好。毋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一語爲可顯而致也。有所以處士之區。乃有所以課士之誦。有所以課士之誦。乃有所以見士之心。有所以見士之心。乃有所以成士之品。當金戈鐵馬之世。宙聞宮牆。茲誦之餘音。卽異我者。亦或厭彼而樂此。况同調乎。

皇帝親政之九年。行釋奠正文體。天下羈縣之學宮。



存不敵毀而宜春獨又避兵火之奇且久創邑范君  
諱誕者奉命諭多士范君文人也而勇於義以身任  
其責不計錢穀不問別易毅然請於邑長王公諱忻  
者殷然共其事夫大兵大荒之後助者維艱殿堂門  
廡屹然可觀而黜聖丹漆漸加焉其基則唐會昌狀  
元盧肇之基也其跡則止存程夫子四箴之二也相  
傳李大伯袁州學記膾炙人口爲臣爲子二語可攷  
而佩也今天下大治將薰陶禮樂以淑吾民則士之  
誦讀焉可已故而誦讀之極安可不急急也雖然舍  
忠孝大義不言而專言誦讀不幾于膚淺無當也哉  
而予謂不然也若率環海之衆莫不以學宮爲榮以  
子弟之誦讀爲美則大治矣且士子能以學宮爲家  
以誦讀爲業朝夕斯口熟忠孝之言心決于臣之  
理筆揮治亂之策十人如是百人則焉千人如是萬  
人則焉一學如是學學然焉他日親政卽懷不肖之  
心未必不顧聖賢之名以其親乎此道而有所忌畏  
故也求進于此固師之責而其大權在君相公好公  
惡之明行于上不觀東漢士數萬人三府皆出



其口王者不作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卒爲黨錮之  
禍今日 朝廷學術歸正士心端士風厚必先之乎  
士誦勤而士業專也然則誦讀蓋可忽乎哉而誦讀  
之區又烏容已已也是爲記

重修宜春縣學記

陸柄謙 宜春令

宜春爲江袁首邑舊學蓋屬諸郡自宋淳熙間太守  
張公杓始與邑令柯春卿議建置袁山門外卽今地  
也相傳爲唐狀元集賢學士盧公肇故居歷宋元明  
代有名喆載在郡乘斑斑可攷明正德乙亥太守徐  
宏春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志記

三五

公璉嘗因諸生請數按其地特爲修舉始正方向疊  
石壘江建

聖殿立明倫堂並東西二齋分監學官三舍於殿東  
改櫺星門建興賢樓育才坊黌宮粲然一新明年丙  
子庠生郭鵬卽獲解元選自後科第蟬聯各鉅武接  
允稱人文與區矣然聖廟學宮多歷年所風雨之所  
剝蝕兵戎之所蹂踐間有補苴不足當其萬一迨明  
末且將百十餘載而寒櫺古瓦鞠爲茂草枯木夕陽

路興歎



國朝崇文重道數詔天下郡邑重新學宮順治丙申  
學諭范諶上狀郡邑始構明倫堂修文廟然工用浩  
繁未能興復如舊柄謙自到官祇謁

聖廟及朔望春秋釋奠瞻禮率往來野蔓漏痕中無  
駐足處心惄然憂之圖所以重修未逮也會金學諭  
玉書新任茲地目擊身歎急陳其狀於我

郡太守李公 公素以文教爲己任聞之殆刻不能  
緩矣卽檄行柄謙與學博先期經度計需木石墁瓦  
若干費梓者圻者傭者若干人經報可規畫在胸乃

定春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志記

三

與郡司馬夏公首捐清俸多方拮据諏吉鳩工又適  
值郡內興復多不得已之役公爲酌量緩急大約以  
文廟爲兢兢而柄謙與學博亦惟奉行鼓舞俾承苦  
心激其樂事於是未朞月而

聖殿峩峩嚴正鞏密如跂如矢如鳥革翬飛神得其  
栖人愜於禮諸如廊廡倫堂以次修飭而講肄有地  
消息有資文教蒸蒸蔚起矣始自戊申之春成於己  
酉之夏工竣學博介諸生求公一言爲之記公以屬  
柄謙則又何敢辭謹銓次重興始末冀以告後之君



心黽勉焉則張廣漢徐真定兩君子不待攬美  
而公之學道愛人徽猷盛績暨髮公之一德同  
心有口碑傳之永永者已至其地遠面春臺近臨秀  
水西橫畫舫東峙盧洲旁有墨池石笋之勝將來科  
名文章當甲七十二州邑有徐公記在柄謙拭目望  
之學博與諸生無忘我公並夏公今日可也

鄒氏貞節記

張自烈 監貢

袁郡志烈女節孝繇洪永洎萬曆旌閭者不數人嗣  
是賦吾友袁俞臣母夫人鄒貞節特著後先臺使者

安春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志

三七

採輿論疏聞今天子旌如制不逾年母卒俞臣懼母  
節之弗傳也以書併傳來屬予序予曰嗟乎節豈可  
以僞爲哉若袁母者豈易及哉袁族于邑號著姓代  
不乏顯仕士可公尤敦樸篤行士也家故落母年十  
四歸公奉舅姑唯謹雖食貧諸樞斲篋禍率嚴具有  
度往往得舅姑歡十六舉俞臣俞臣襁二歲士可公  
輒捐館舍指屈母侍巾櫛僅四年嗟乎母何以自存  
哉當是時毀容劬身旣哀其孤又悲公數奇弗宏施  
十日夜思公地下慟絕者數矣已適剪髮誓曰未



亡人不卽填溝壑以舅姑無恙實惟孤是賴苟撫孤  
不遂何生爲嗟乎母時年甫十八其介特堅毅蓋如  
此俞臣方髫鬣羸甚所親謂母曰此熒熒者足恃乎  
母泣曰爲夫撫孤義與孤存亡違它恤哉卒不改其  
志亡何舅姑相繼物母薦更危險以禮舉喪有士大  
夫所未逮者其訓子大都先躬行次文藝久之俞臣  
著聲諸生間母稍稍色喜謂公庶幾有子死可以無  
恨迨母節日顯植楔表宅光榮至矣母獨拊膺歎曰  
善無近名婺不天胡忍有是一時母子相顧泣聞者

皆流涕嗟乎此袁母所以感人深而垂澤遠哉世嘗  
稱歐文忠四歲而孤母畫荻教授卒成令名范文正  
二歲而孤母貧再醮及文正遺始迎母歸養之二母  
者蓋幸不幸存焉以予聞袁母遭歷皆范母所難然  
兼有畫荻遺意俞臣少孤畧與歐范等然不待貴顯  
一縫掖能白母節于 朝榮膺旌表而母尤見子若  
孫之克自成立也袁母豈不尤厚幸哉抑予慨今天  
下孝蕩析士罕赴節蹈義或中垢外裸或始勉卒  
戩身及親出婦人女子下信如袁母之根抵



誠壹至死不變豈惟頡頏前徽光昭邑乘異日者曰  
史特書將考有于予言袁母壘其傳乎後世聞袁母  
之風審乎婦之於夫臣子之十君父事異道同尚無  
徒以僞塞哉

正直亭記

雍正十二年

宜春令張起文

浙江秀水縣人

有一舉而三善備者則不容不舉此正直亭之所爲  
建也宜春署中內有射圃今新設社下五十名以資  
護衛更必時加操練前任王公設松棚於圃中清風  
徐來松香滿座極爲韻事但閱時即朽蛙蠹散落難

宜春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志記

三十九

以久處余因有建亭之志又袁州衛有僉丁事例於  
五六月間四邑公僉俱聚宜署廡中議事諸人皆通  
達事理或入大學或遊庠序彬彬俊彥焉能於盛夏  
時受此熏蒸穢氣况每歲必至至必當暑余爲長吏  
何忍不爲之計長久構善地以處之由是建亭之志  
決矣且環袁背山而宜署地處低窪宛若坐井有亭  
而東望宜春臺南望大小仰山皆瞭然在目青翠奕  
心賓朋僚佐皆得攬勝其間則此亭一建可以考校  
可以議事可以遊目騁懷三善備焉曷可少哉或謂



余之居官亦轄耳當今無力役之征鳩工庇材皆必  
解囊以給則春秋考校仍取松枝蓋棚可也志在高  
山出郭一遊可也何必捐半載之俸爲此不急之務  
哉朕余獨念衛中議事者每歲偪處囂塵非此亭不  
足以適意且亭成之後四圍栽竹種柳盛夏可以避  
暑使四邑諸生至此心爲之快體爲之安則雖捐俸  
以構亦何所惜乎夫射者必內志正外體直朕後可  
以命中亭在射圃中宜以正直名庶使丁壯繹此義  
以從事且俾袁衛人登亭玩額亦俱以正直爲心則  
宜春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志記

四十

議可一言而定不煩詞費歲歲聚會其中共相和協  
揖讓雍容是一舉而百善從此出焉寧特三善之備  
而已哉

雍正十二年二月朔日記

昌黎書院課藝序

張起文號臧齋

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蓋士爲四民之首士習正  
而後民倍淳此綱紀四方必以作人爲先務也我

皇上

養育人材特賜帑金於省會書院中聘名師以教士

子故人皆鼓舞振興勉成有猷有爲有守之士以報

國恩袁郡爲昌黎先生舊治向有書院



大守薄公御贊

聖天子作人雅化聚生徒於院中朝夕摩厲使成大器昔  
韓公刺潮念潮人未知學命進士趙德爲之師士因  
篤於文行今公亦命進士湯省元周而廣文  
掌教院中則其時雨之化自相埒於趙而公以翰  
林蒞袁接武昌黎躬行表率獎導多方實爲學士斗  
山宜諸生爭自濯磨不讓韓門弟子也夫文以載道  
而言爲心聲故惟仁義之人其言藹如非三代之書  
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然後文醇而氣盛袁士  
宜春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志記

四十一

素守昌黎遺教今又得公振起之其文藝之精者  
自可梓以行世以昭

文治之光起慚固陋承乏宜陽得觀人文之盛深幸

昌黎再見於今多士親承指示庶幾有猷有爲有守  
而四民亦日進於善良一道同風之治已于一郡見  
之矣爰拜手而誌慶云

